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誠意伯文集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秦泉

謄録監生臣秦鴻甲

誠意伯文集卷十九

郁離子三

明 劉基 撰

牧豭第十二

項羽既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狙丘先生自齊之楚牧豭請見曰先生曷之往先生曰我將見楚王牧豭曰先生布衣也而見楚王亦有說乎先生曰楚王起草萊

為天下除暴秦分封諸侯而為盟主我將勸之以仁義之道帝皇之事牧豭曰善哉先生之盛心也其若楚國之勲舊何狙丘先生不悅曰小人亦有知乎是非若所及也牧豭曰臣牧豭者也家貧無豭而為人牧豭豭蕃則主人喜而厚其傭不則反之故臣之牧豭也舒舒焉詰朝而放之使其蹢躅於叢灌之中鼻糞壤而食腥穢籍朽翳薈負塗以游則皆由由然不若牧而獲主人之驩以不後臣之傭臣西家之子慕利而求其術臣靳欲

專之弗以告也西家子不能蓄其猳主人恠之恒不足其傭於是為猳作寢處焉高其垣潔其楅旦而出之日未入而收之擇草以食之不使唊穢臭猳弗得逸則皆亡之野主人怒而逐之今楚國之休戚臣皆猳也猳得其志則王喜不得其志則王不喜矣遑恤乎其他而先生欲使之易其心以行子之道幸而弗聽先生之福也其或聽焉而不待其終則先生之策未效而先亡王猳王必怒昔者衛鞅以帝王之道說秦孝公終日不入耳

及以伯術語之曽未移時不覺其膝之前何哉被功利之君鮮不務近而忽遠故非堯禹不可與言道德非湯武不可與謀仁義令楚王何如人哉其所與立功業計政事者非適戍之刑徒則殺人之亡命也攘攘其心而炎炎其欲者也而欲與之論道德行仁義是何異於被鹿麋以冠裳而使與人同飲食哉而王非此不可也無乃抏先生之神而無益於道乎且先生之德不如仲尼猶霄壤也仲尼歷聘諸侯卒棲棲而無合然後危於匡

困於宋餓於陳蔡之間幾不免焉今楚王之威非直孔子之時諸侯大夫比也先生之行臣竊惑焉君子謂狙丘先生有救時之心而不如收緞之識事勢也

夷門之瘿人頭没于脾而瘿代為之元口目鼻耳俱不能為用郢封人憐而為之割之人曰瘿不可割也弗聽卒割之信宿而死國人尤焉辭曰吾知去其害耳今雖死瘿亦亡矣國人掩口而退他日有惡春申君之專者欲言于楚王使殺之荀卿聞之曰是不亦割瘿之類乎

春申君之用楚非一日矣楚國之人知有春申君而已春申君去則楚隨之是子又欲教王以割瘻也

郁離子曰烏鳴之不必有凶鵲鳴之不必有慶是人之所識也今而有烏焉曰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喜亦莫不惡之也有鵲焉曰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憂亦莫不悅之也豈惟常人哉雖哲士亦不能免矣何哉寧非以其聲歟是故直言人皆知其為忠而不能卒不厭諛言人皆知其為邪而不能卒不惑故知直言之

為藥石而有益於已然後果於能聽知諛言之為疢疾而有害於已然後果於能不聽是皆怵於其身之利害而然也是故善為忠者必因其利害而道之善為邪者亦必因其利害而欺之惟能灼見利害之實者為能辨人言之忠與邪也人欲求其心之惑當於其聞烏鵲之鳴也識之

郁離子與客汎於彭蠡之澤風雲不興白日朗照平湖若砥魚蝦之出沒皆見皛如也豁如也左之右之無不

可者客曰有是哉汎之樂也吾得託此以終其身焉足矣已而山之雲出如縷不頃刻而翳日風歘然薄石而偃木鼓穹嵁而雷九淵輪旋而箕皷焉客蹶不能立俯而懾伏而不敢仰視神逝魄奪如死曰吾往矣吾終身不敢復來矣郁離子曰世事亦若見也夫千乘之君坐朝而臨羣臣受言接詞鮮不溫溫然一朝而慭莫敢攖其鋒其何以異於水乎天下之久安也人恬不知患謂之儆不信而死亡於夢寐者亡限也無亦知汎之樂而

不知風之可畏乎慎虎觀於呂梁見其觸石而煦沫也曳足而走曰吾何為冒是哉没齒而不涉君子以為知畏其賢於海賈遠矣故三峽之驚湍望而知其能覆舟也而蹈之以死者不有其生者也知汎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者未嘗夫險者也故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聖人不與也言其知禍而弗避也

司城子之圉人之子食鯸鮐而死弗哭司城子問之曰父與子有愛乎曰何為其無愛也司城子曰然則爾之

子死而弗哭何也對曰臣聞之死生有命知命者不苟死鯸鮐毒魚也食之者死夫人莫不知也而必食以死是為口腹而輕其生非人子也是以弗哭司城子慨然歎曰好賄之毒其猶食鯸鮐乎令之役役者無非口腹之徒也而不知圉人之弗子也甚矣

瑕丘子既說秦王歸而有矜色謂慎子曰人皆謂秦王如虎不可觸也令僕已摩其須拍其肩矣慎子曰善哉先生天下之獨步也然吾嘗聞赤城之山有石梁五仞

徑尺而龜背其下維千丈之谷縣泉沃之濕蘚被焉無藤蘿以為援也有野人負薪而越之不留趾而達觀者皆嗟嗟或謂之曰是石梁也人不能越惟若能越之得匪有仙骨乎使還而復之其人立而睨之則足揺而不能舉目運而不敢矚令子之説秦王是未覩夫石梁之險者也是故過瞿唐而不慄者未嘗驚於水者也視狴犴而不惴者未嘗中於法者也使先生而再三之則亦無餘以教僕矣

芻𣅀之市見市子之騎而都也慕之顧無所得馬歸而悅形於色一夕乃夢騎樂甚寤而與其友言之其友憐而與俱適市僦馬與之騎以如陌馬見青而風嘶而馳駜然而驤蹴然而若鼂芻𣅀抱鞍而號旋於馬腹之下馬躍而過之頭入於泥尺有咫其友馳救之免歸而謂其子曰知命者有大戒惟慎無乘馬而已

郁離子曰石激水山激風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下之紛紛生於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由其操之

急抑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進則死退則死進退無所逃也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夫人之有欲如嬰兒之欲乳也吾力不足以遏之而又不能舒徐以開之委曲以道之乃欲以一介之微挫其鋒於頃刻是何異乎以唾滅火以觚捍刃也哉聖人知其無益也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及其見陽虎也則應之曰諾吾將仕矣而不與之爭也陳恒弒其君告夫三子不可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而不

與之辯也夫如是何激之有哉是故鯀堙洪水禹乃導而疏之然後地平天成之功不在鯀而在禹何也激不激之謂也

楚俗尚鬼鬼實弗神也而其巫謀神之乃陰搆於邑俠請以其利共邑俠以其情通於國俠故得悉閧有司之事與訟獄之勝負驗如響有不用巫言則事之巳右者必左巳左者必右於是楚人之奉巫過於奉王令寧違王禁而不敢違巫言王聞之怒命司馬戮巫而焚其祠

國人大譟相與為譌言於是楚旱民皆以咎王羣小巫並起為讙遍國中皆稱鬼王與令尹謀盡殺巫以問熊蟄父熊蟄父曰是激也未可夫民愚而溺於禍福彼方興用鬼而吾驟遏之未竟其所望而謂吾怫其情必怨夫怨起於微而積者也十家之邑一日不能戶無事而況楚國乎有事莫不諉諸鬼則莫不倚鬼以尤王其奚以禦之不如因而亢之小人能禱禍而不避亢亢而後昭其詐則不戶說而喻然後明正其法蔑敢違矣乃命

羣巫推一大巫以主鬼而復其祠國有事亦請焉而大選縣公平庶獄寛征役絶請謁黜貪墨國邑之俠皆屏跡巫言多不中民始懈㑹鄗有西師王集其國老以祈巫巫不得先聞而失其辭王以詰國老國老愕弗能對乃尸巫而爇鬼無一人敢復言鬼

公孫無人第十三

柳下惠之弟跖盜於魯魯人患之公孫無人謂展季曰舜父瞽瞍而弟象舜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有諸展

季惻然無以應明日而之盜跖盜跖環甲兵以自衛揖其凡以入還而坐揚揚然問曰聖人之聚人有道乎展季曰有請問之曰太上以德其次以政其下以財德久則懷政弛則散財盡則離故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財者使也致君子莫如德致小人莫如財可以君子可以小人則道之以政引其善而遏其惡聖人兼此三者而弗顛其本末則天下之民無不聚矣盜跖怫然曰我之聚人也異於是驅之以白刃漬之以赤血從我者與之其

不從我者屠之焚燒其室廬芟翦其妻孥蕪其土田割其愛恩斷絶其顧念使之不奪不食舍我奚適吾將以是横行於天下而非若長者之迂也展季啞然而返曰始吾謂人無不肖皆異於禽獸由今觀之殆不若矣遂隱於柳下而别其族曰柳下氏

僰人養猴衣之衣而教之舞規旋矩折應律合節巴童覸而妬之恥已之不如也思所以敗之乃袖茅栗以往筵張而猴出衆賓凝佇左右皆蹈節巴童佁然揮袖而

出其芧栗擲之地猴褫衣而爭之翻壺而倒案楚人呵之不能禁大沮郁離子曰令之以不制之師戰者蠢然而蟻集見物則爭趨之其何異於猴哉

郁離子曰人莫不親其父母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親其父母也莫不愛其子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愛其子也故有殺人之父母與子而不顧者及其父母與子之死則不堪其悲是其良心之未亡猶可道而之善也人有不能孝於父母而鍾愛其子者不思父母之於已亦

猶己之於子也是其良心雖亡而猶有存者亦未至于不可道而之善也是故聖人立教因其善端而道之使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俟以明之撻以記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生之者天地父母而成之者君師也不然名雖曰人與禽獸何別焉

熊蟄父謂子離曰今有病渴而刺漆汁以飲之可乎曰不可育魚於池而患獺則毒其水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子之王亦未之思也甚矣王患民賊之不均也而用司

馬發司馬發極人力之所至務盡收以為功見利而不見民民入不足以為出老弱餓殍田野荒虛而王未之聞也王患敵寇之未弭也而用樂和樂和悅士卒以剽掠見兵而不見民民視之猶虎狼所過妻孥不保而王未之知也是何異乎刺漆汁以止渴毒池水以禁獺哉王如不寤吾恐民非王民而國非王國矣

石羊先生倚楹而歎曰嗚呼予何為其生乎人皆娭娭我獨離離人皆養養我獨困困謂天之棄之乎則比人

為有知謂天之顧之乎則何為使予生於此時時乎命乎我獨於催東乎西乎南乎北乎吾安所歸獨不如魚與鼈乎潛居於坻又不如鴻與鴈乎插羽而飛何不使之為土為石乎而殭生以四肢又何不使之㝠㝠木木不知痛痒以保其真乎而予之以致寇之貸陷之以不測之機於是悲風振天四野凄凉浮雲不行霰雪交零日月為之無光七日

郁離子曰小人其猶膏乎觀其皎而澤瑩而媚若可親

也忽然染之則膩不可濯矣故小人之未得志也尾尾焉一朝而得志也岸岸焉尾尾以求之岸岸以居之見乎聲形於色欲人之知也如弗及是故君子疾夫足尾者

岐山之鷹既化為鳩羽毛爪觜皆鳩矣飛翔於林木之間見羣羽族之㲉然集也趯然忘其身之為鳩也𢈔然而鷹鳴焉羣鳥皆翕伏久之有鳥翳薄而闚之見其爪觜羽毛皆鳩而非鷹也則出而噪之鳩倉皇無所措欲

鬭則爪與觜皆無用乃竦身入於灌烏呼其朋而逐之大困郁離子曰鷹天下之鷙也而化為鳩則既失所恃矣又鳴以取困是以哲士安受命而大含恐也

莒比離公城莒視絳都正與大夫諫曰晉天下之大國也而作絳都三年然後成民猶弗堪而況於莒乎蕞爾國於晉不百一以一企百何異乎以羔服象乘乎且城成而與守者民也悉莒國之人不直晉一邑而矧敢視絳哉有事焉民集於一隅三則否矣乃損而參之晝役

其老幼五年而不畢楚師伐之民不戰而潰君子謂莒比離公之智不如螘螘計其徒之多寡以作室有戒則徙徙各執其事有蚳者負其蚳無相以也令爲國而不量其力不喪何待

郁離子曰食主於療飢其功在飽而甘旨不與焉衣主於御寒其功在煖而華飾不與焉飽煖主也甘旨華飾客也言文而不信行詭而不實是專事爲客而亡其主也是猶構九成之樓而以竹柱也嗚呼人之於事也能

辨識其何者為主何者為客而不失其權度則亦庶絶乎尤悔矣夫

屠龍子失馬而治廄人曰晚矣屠龍子曰折肱而學醫未晚也昔者齊桓晉文公皆先喪其國而後歸為五伯越王句踐棲於會稽而後滅夫差作諸侯長知武子囚于楚而後歸相晉侯光復先君之業孫子刖足而後為大國師破軍斬將威動天下伍子胥喪家出奔而後入郢復其父兄之讐范雎折脅拉齒棄於簀中而後相秦

斬魏齊此三君四大夫者方其逃奔困厄之際孰不謂其當與枯荄落葉同腐土壤而一旦光輝煥赫使人仰之如日星之在上向使其甘於危亡而自暴也則亦已矣如七月之旱禾不生矣猶可芟而望其穭若以為晚而遂棄之田卒荒矣數月而馬歸人服其識

齊宣王與盼子游於囿出鳥獸魚鼈而觀之見其馴狎而不驚也洋洋然有喜色盼子問曰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王曰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盼子曰王必以

山林處其狐狸猴猿沼處其魚鼈而澤處其鴻鴈乎王曰然盼子曰王必以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猴猿稻粱飽其鴻鴈鵝鶩飽其狐狸乎王曰固然盼子曰使虎豹一日無肉猴猿一日無果鴻鴈一日無稻粱狐狸一日無鵝鶩則王能安之乎王曰不能也令欲以澤沼處虎豹狐狸猴猿而山林處鴻鴈魚鼈則王能馴之乎王曰不能也曰然則王之所以處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所矣彼必感王之德而知所以報王矣今濟與洸鬭河濟洸泗

同盜民庶流離無人以拯之臣請舉豹三晉合兵伐我

侵車東至阿無人以治之臣請舉虎瀛博之間海溢水

冒於城郭無人以疏之臣請舉鼉四郊多壘烽火不絕

狗偷鼠竊乘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請舉狐戎卒相持

千里餽餉禾黍不登倉廩空竭無人以理之臣請舉鴈

禮典遺闕紀法失守敵國使至無人以應之臣請舉猴

忠信不孚民隱其情斷獄多辟無人以明之臣請舉猨

力本無貲草萊滋蔓田野荒蕪無人以闢之臣請舉

狸而王可以坐鎮齊國矣王勃然色變盼子曰王無怪也臣以為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為山林沼澤不惜人食以養禽獸者為其足以承王之任使也令皆不可則必於人乎取之而王之待士未見有惟其性之欲而弗逆者也未見有處之必以其處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則王之所重輕人知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徽纆範之以王之渠度彊之以其所不能迫之以其所不願則任王之事者非圖餔餟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

竭力與王共治齊國是何異乎築枯攆以防水鑽朽木以取火哉於是宣王豁然大寤投案而起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士立朌子以為相齊國大彊秦楚致伯朌子之力也

蛇蝎第十四

楚人有見蛇蝎而必殺之者又有曲為之容而惟恐人之傷之者或曰斯二者孰是郁離子曰其亦殺之者是而容之者非耳或曰人有害於人傷成而受罪律也今

蛇與蝎未嘗傷人而輙殺之不已甚乎郁離子曰是非若所及也夫人與物之輕重較然殊矣蟲蛇之無知而欲以待人者待之不亦惑乎昔者周公命庭氏射妖鳥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又命硩蔟氏掌覆妖鳥之巢著為典訓故孫叔敖見兩頭之蛇殺而埋之其母以為陰德君子不非焉況毒人之蟲中之者不死則瘵而曰必待其傷成而後可殺是以人命同於蟲蛇其失輕重之倫不亦甚哉近世之為異端者以殺物為有罪報而大

小善惡無所別故見惡物而曲為之容私於其身為之
而不顧其為人之害其操心之不仁可見吾故曰是非
若所及也
吳王夫差與羣臣夜飲有鴟鶚鳴於庭王惡使彈之子
胥曰是好音也弗可彈也王怪而問之子胥曰王何為
而惡是也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
妖鳥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為不祥而
惡之與則有口而為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

右皆能鳴者也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王有欲則鳴以道之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王有闕則鳴以蔽之王臣之順已者則鳴以譽之其不順已者則鳴以毁之凡有鳴必有為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其不祥孰大焉王胡不此之虞而鳥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禽鳥何知若以為不祥則慮而先為之防求吾闕而補焉所益多矣臣故曰是好音也

屈子謂楚襄王曰王之所以愛靳尚者謂其善任使令與夫國王國民王民也靳子有事焉非王言不獲是楚人之聽於靳子也以王故然則靳子無王不可也而王亦何賴於靳子哉今王委國靳子食不由靳子則不甘於口衣不由靳子則不安於體出號令不由靳子則王心惘然以為不足臣竊惑焉昔商王受之任蜚廉惡來革也惟王之所欲而奉之揣王之心度王之意多方以迎合自以為大忠於王而不知為王集天下之怨牧野

之聚王亡而身與之俱亦何益哉今靳子不鑒往轍而王蠱是裕王怵有德令則靳子收其恩曰余實為之民弗堪命則曰余將若王何利究於下而怨歸於上臣恐楚國之非王國也襄王大怒放屈子於湘江之源屈子去楚楚乃大弱於秦

熊蟄父居楚有見聞必言不待王之問也及其之宋宋王雖問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於楚王而先生或言焉或不言焉無乃異乎熊蟄父曰子亦嘗學樂

乎鼓鍾縣矣和之以琴瑟間之以笙磬合止柷敔然後八音諧而簫韶成矣今有陳箏筑笛缶間以鐃鈸和以羯鼓雖有鳴球磬筦其可以雜奏乎是故雷不鳴於啟蟄而鳴於日至則天道變雞不鳴於鄉晨而鳴於宵中則人聽惑

郁離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人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法無宥秦以苛政罔民漢王入關盡除之而約三章焉殺

人傷人及盜而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卒有天下由是觀之豈非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也暴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矣而又崇之以爵禄華之以寵命假之以大權使無辜之民不可與共戴天者釋其讐而服事焉是誠何道哉遂使天下之義士喪氣勇士裂眥貪夫悍客攘臂慕效以要利禄故曰勸

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而世主弗寤也悲夫或曰然則舞干羽而苗格非與曰甚哉俗儒之梏於文以誤天下也舜典曰竄三苗於三危又曰分北三苗夫竄與分北皆非撫納降附之詞也則豈因其來格而遂為之哉非人情也聖人豈為之必也以兵臨之而後分北其來格者安之頑不悛者竄之耳又況干羽非特文舞則非曰誕敷文德而遂弛其伐苗之謀明矣臯陶曰苗頑弗即工帝念哉念茲在茲則有虞之君臣不頃刻而忘苗

可想而見豈若後世衰微偷惰之君臣以姑息為幸而以勸賢之爵禄勸天下之大慾哉

盜犨以如芒之鉤係八尺之絲鉤牛舌而牽之宵夜而牛隨之行莫之違也故世之善盜牛者稱犨焉郁離子曰是所謂盜道也中其肯扼其害橾其機而運之蔑不從矣石羊先生曰此古人制盜之道也令人弗能也盜用之矣

罔與勿析土而農耨不勝其草罔併雜以焚之禾滅而

草生如初勿兩存焉粟則化而為稂稻化為稗胥顧以
餧乃俱訴於后稷曰穀之種非良問而言其故后稷曰
是女罪也夫穀由人而生成者也不自植也故水泉動
而治其畞靈兩降而播其種蜩螗鳴而芸其草糞壤以
肥之泉流以滋之其耨也刪其非類不使傷其根其植
也相其土宜不使失其性潦䟽暵漑舉不違時然後可
以望有秋今女不師諸先民而率由乃心以過天生乃
弗懲爾躬而歸咎於種之非良其庸有愈乎

汪罔之國人長其脛骨過丈捕獸以為食獸伏則不能俯而取恒飢焉僬僥之國人短其足三寸捕蜩以為食蜩飛則不能仰而取亦恒飢焉皆訴於帝媧帝媧曰吾之分大塊以造女也雖形有巨細而耳鼻口目頭腹手足心肝脾腸毛孔骨節無彼此之多寡也長則用其長短則用其短不可損也亦不可益也若核之有仁幺乎其微而根榦枝葉莫不具矣若卵之有殼塊乎其冥而羽毛觜爪無不該矣今女欲為核之仁乎卵之殼乎是

在女矣非吾所能與也

神仙第十五

郁離子問於羅離子奇曰或稱神仙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之曰以物請問之曰狐獸也老楓木也而皆能怪變人物之靈夫奚為不能恠變故神仙人之變恠者也恠可有不可常是故天下希焉曰神仙不死乎曰死曰何以知之曰天以其氣分而為物人其一物也天下之物異形則所受殊矣脩短厚薄各從其形生則定矣惟神

仙為能有其受而焉能加之故物之大者一天而無二天者衆物之共父也神仙人也亦子之一也能超乎其羣而不能超其父也夫如是而後元氣得以長為之主不然則非天矣

郁離子曰貪與廉相反而貪為惡德貪果可有乎匹夫貪以亡其身卿大夫貪以亡其家邦君貪以亡其國與天下是皆不知貪者也知貪者其惟聖人乎聖人之於仁義道德猶小人之於貨財金玉也小人之於貨財金

王無時而足聖人之於仁義道德亦無時而足是故文王周公孔子皆大聖人也文王視民如傷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以夜繼日坐而待旦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之貪於仁義道德若是哉故以其貪貨財金玉之心而貪仁義道德則昬可明狂可哲而人弗能也故於貨財金玉則貪而於仁義道德則廉遂使天下之人專名貪為惡德而惡之則小人之罪也

管豹問曰人死而為鬼有諸郁離子曰是不可以一定言之也夫天地之生物也有生則必有死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幾千萬年生生無窮而六合不加廣也若使有生而無死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矣故人不可以不死者勢也既死矣而又皆為鬼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矣故曰人死而皆為鬼者罔也然而二氣之變不測萬一亦有䰟離其䰠而未遂散者則亦暫焉而不能久也夫人之得氣以生其身猶火之着木然䰟其

燄熾其炭也人死之魂復歸於氣猶火之滅也其燄安往哉故人之受氣以為形也猶酌海於盃也及其死而復於氣也猶傾其盃水而歸諸海也惡得而恒專之以為鬼哉曰然則人子之祀其祖父也虛乎曰是則同氣相感之妙也是故方諸向月可以得水夫遂向日可以得火此理之可見者也虞琴彈而薫風生夔樂奏而鳳皇來聲氣之應不虛也故鬼可以有可以無者也子孝而致其誠則其鬼由感而生否則虛矣故廟則人鬼享

孝誠之所致也不然先王繼絶世以復明祀豈其鬼長存而餒乃至此而復食耶

江淮之俗以斗指寅申亥為天地水三官按罪錫福之月而致齋以邀祥焉滿三年計之多不得祥而得禍人曰若是乎鬼神之渺茫也郁離子曰果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夫神聰明而正直者也惟其聰明也故無蔽焉惟其正直也故無私焉無蔽無私不可欺也則亦不可媚也令擇其按罪錫福之辰而致齋焉是欺之也焚香

爇燭朝夕稽叩拜跪是媚之也人之稍有知識者不受欺與媚而况於聰明正直之鬼神乎今之致齋者非濫官汚吏姦胥悍卒即市井豪儈及巨商大賈之為富而不仁者使鬼神果有按罪錫福之典則斯人也降之祥乎降之禍乎故曰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

郁離子觀於嶽祠悵然嘆曰悲哉先王之道隱而鬼神亦受人之誣也而况於人乎管豹問曰何也郁離子曰若不聞聖人之言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言泰山不

享非禮之祭也令也又從而爲之祠形其神而配以妃不亦誣且褻乎夫人之生死有天命焉福善禍淫天之道也使誠有鬼司之猶當奉若帝命其敢受非禮之祈而淫縱其禍福於其所不當得者乎而祠以私之是以濁世之鄙夫待鬼神也其不敬孰大焉

海島之夷人好鯉得蝦蝌螺蛤皆生食之以食客不食則咻焉裸壤之國不衣見冠裳則駭反而走以避五谿之蠻羞𧖱唧而珍桂蠹貢以爲方物不受則疑以逖郁

郁離子曰世之抱一隅之聞見者何莫非是哉是故衆醉惡醒衆貪惡廉衆淫惡貞衆汚惡潔衆枉惡直衆惰惡勤衆佞惡忠衆私惡公衆嫚惡禮猶鵂鶹之見人而嚇也故中國以四裔為寇而四裔亦以中國之師為寇必有能辨之者是以天下貴大同也

麋虎第十六

虎逐麋麋奔而闞於崖躍焉虎亦躍而從之俱墜以死

郁離子曰麋之躍於崖也不得已也前有崖而後有虎

進退死也故退而得虎則有死而無生之冀進而躍焉雖必墜萬一有無望之生亦愈於坐而食於虎者也若虎則進與退皆在我無不得已也而隨以俱墜何哉麋雖死而與虎俱亡使不躍於崖則不能致虎之俱亡也雖虎之冥亦麋之計得哉嗚呼若虎可以為貪而暴者之永鑒矣

晉鄭之間有躁人焉射不中則碎其鵠奕不勝則齧其子人曰是非鵠與子之罪也盍亦反而思之乎弗喻卒

病躁而死郁離子曰是亦可以爲鑒矣夫民猶鵠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則中矣兵猶子也行之者我也行得其道則勝矣致之無藝用之無法至於不若人而不勝其憤恚非所當恚烏得而不死

郁離子曰令有人焉坐高堂之上指使臧獲則不得其心者十恒七八不得其心而怒叱左右甚之色與聲並厲左右承顔而接言懼其怒之將已遷也而亦以厲出之受指使者不知吾怒之所在則倉惶而愈亂愈不得

於吾心則吾之怒愈加出愈厲承顔而接言者亦不知吾怒之所在以意度意愈甚而愈吾違故小怒則小違大怒則大違雖以斂梃臨之不能使之得吾心也是故君子之使人也量能以任之揣力而勞之用其長而避其缺振其怠而提其蹶教其所不知而不以我之所知責之引其所不能而不以我之所能尤之誨之循循出之申申不震不暴匪怒伊教夫如是然後懲之而不敢懟刑之而不敢怨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如是斯可

以為民之父母矣

秦起兵欲攻周國人皆不與應侯謂秦昭王曰臣之里

公孫弗忌弱其鄰之老而謀食飲之裒其徒謂之曰彼

予鄰之叟也富而嗇吾將與若往食飲之其徒曰彼雖

富而甚嗇其奚以食飲之曰我且盜之其徒皆愀然明

日又欲往其徒曰子之謀鄙盍更諸曰我將脅而取之

其不從者半弗果往他日又曰請以貨先為之市具禮

召主人而醻酢之多取物而日稽其直且速其子弟以

為常不數歲吾將竭其藏何如其徒皆欣然從之夫三言者其以不道取諸人均也而有從不從焉者避其名也令周天下之共主也無桀紂之惡無辭而攻之誰甘受其名臣固知國人之不與也

郁離子曰樹天下之怨者惟其重己而輕人也所重在此所輕在彼故常自處其利而遺人以不利高其智以下人之能而不顧夫重己輕人人情之所同也我欲然彼亦欲然求其欲弗得則爭故爭之弗能而甘心以上

人者勢有所不至力有所不足也非夫人之本心也勢至力足而有所不為然後為盛德之人雖不求重於人而天下之人莫得而輕之是謂不求而自至今人有悻悻自任者矜其能以驕有不自已出則不問是非皆以為未嘗發言盈庭則畏之者唯唯外之者默默焉然後揚揚乎自以為得而不知以其身為怨海亦奚益哉昔者智伯之亡也惟其以五賢陵人也人知笑智伯而不知撿其身使亡國敗家接踵相繼亦獨何哉

唐蒙與薜荔俱生於松樸之下相與謀所麗唐蒙曰樸不材木也蓄而翳松根石髓而生茯苓是惟百藥之君神農之雨師食之以僊其膏入土是為琥珀爰與水玉琅玕同為重寶其榦聳壑而干霄其枝樛流其葉扶踈爰有百樂絃𥦗之音吾舍是無以麗矣薜荔曰信美然由僕觀之不如樸矣夫美之所在則人之所趨也故山有金則鑿石有玉則劚澤有魚則竭藪有禽則雍令以百尺捎雲之木不生於窮崖絶谷人跡不到之地而挺

然於衆覿而又曰有茯苓焉有琥珀焉吾知其戕不久矣乃梟而附於樸鑽蠋蟃之穴以入其條纏其心而出焉於是樸之葉不生而柯枚條榦悉屬於薜荔中虛而外皮索籜如也歲餘齊王使匠石取其松以為雪宮之梁唐蒙死而薜荔與樸如故

荆人有畏鬼者聞槁葉之落與蛇鼠之行莫不以為鬼也盜知之於是宵窺其垣作鬼音惴弗敢睨也若是者四五然後入其室空其藏焉或俳之曰鬼實取之也中

心惑而陰然之無何其宅果有鬼由是物出於盜所終以爲鬼竊而與之弗信其人盜也郁離子曰昔者趙高之譖蒙將軍也因二世之畏而微動之二世之心疑矣乃過其請以怒恬又煽其憤以激帝知李斯之有諫也則揣其志而先宣之反覆無不中於是君臣之猜不可解雖謂之曰高實爲之弗信也故曰讒不自來因疑而來間不自入乘隙而入由其明之先蔽也

郁離子與艾大夫偕謀盜士有俘盜以請賞者予之金

不願而請爵大夫不可郁離子請予之大夫曰爵王章也弗可濫也郁離子曰大夫之言是也然吾嘗觀於圃人矣果實之未摘雖其家人不敢求嘗焉及其既摘而餘則蚑蚋皆聚而咂之矣漢曲之處女色若朝虹觀者慕之不敢求也一旦歸於倡家則儇子佻夫庸奴賤皂之有金者皆得而覬之今朝廷之尊爵大盜得之士之有恥者弗欲仕矣而猶有願之者未之思也矧敢靳乎北鄙之獠人以肉豢狗而怒其子之竊食其胔於是室

家離心子必悔之

或問於郁離子曰井田可復乎郁離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佚則思亂亂極而後顧定欲謀治者必因民之顧定而為之制然後彊無梗猾無間故令不疚而行請問之曰天下之宴安也人不嘗苦辛不知亂之無所容其身而易於怨上故一拂其欲則憤激而思變有從而倡之亂斯作矣是故老成之人慎紛更焉非為苟也畏未得其利而先覩其

害也故民猶馬也廏牧以安之豆粟以飫之旦而放之莫不振鬣而奔風北鳴而牡應嘶馳踶突惟意所如不可逐而㽞也及其負鹽車歷羊腸流汗踠足饑不得秣倦不得息踰數百千里而歸望皁櫪如弗及見圉人而欨沫則雖鞭之使逸否矣及此而調之其有不服者乎是故聖人與時偕行時未至而為之謂之躁時至而不為之謂之陋令民風不淳而古道之廢興欲不欲者各半故以大德戡大亂則井田亦可復也

客有好佛者每與人論道理必以其説駕之欣欣然自以為有獨得焉郁離子謂之曰昔者魯人不能為酒惟中山之人善釀千日之酒魯人求其方弗得有仕於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魯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魯人飲之皆以為中山之酒也一日酒家之主者來聞有酒索而飲之吐而笑曰是予之糟液也今子以佛夸予可也吾恐真佛之笑子竊其糟也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禍福之素定吾

於夢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弦見之同氣之相求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於雷電見之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介鱗之於月見之祭祀之非虛文吾於豺獺見之天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之巫祝之理不無吾於吹蠱見之三辰六氣之變有占而必驗吾於人之脈色見之覼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梏於耳目而止非知天人者矣

郁離子謂執政者曰物之所貴於天下者以其少有而難得也如使明珠如沙黃金如土則人皆得而有之其何以能貴乎故服有章爵有等使人不可以妄覬然後王命尊而榮辱行此鼓舞天下之竒貨也昔者趙王得于闐之玉以為爵曰以飲有功者邯鄲之圍解王跪而執爵進酒為魏公子夀公子拜嘉焉故鄗南之役王無以為賞乃以其爵飲將士將士飲之皆喜於是趙人之得爵飲重於得十乘之禄及其後王遷以爵飲嬖人之

秪痔者於是秦伐趙李牧擊却之王取爵以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故同是爵也施之一不當則反好以為惡不知寶其所寶而已矣

或曰傳曰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然乎郁離子曰天道幽微非可億也然以吾觀之天裂陽不足是也地動陰有餘未必然也夫天渾渾然氣也地包於其中氣行不息地以之奠令而動焉豈地之自動乎觀乎地之動也蓋象夫震掉顫惕而不為跳躍奮舞之狀也夫既不

為跳躍奮舞則豈地之自動乎其必有以使之然矣然則地之動也非其自動也由其所麗者有所不恒而使之然也猶舟之在水其動也由乎水非舟之自動也吾固曰天裂陽不足是也地動亦陽不足而非陰有餘也

羮藿第十七

鄭子叔逃寇于野野人羮藿以食之甘歸而思焉采而茹之弗甘矣郁離子曰是豈藿之味異乎人情而已故有富而棄其妻貴而遺其族者由此而之之也昔楚昭

王出奔而亡其屨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故論功而未及者皆不怨非術也誠之感也郁離子曰人有智而能愚者天下鮮哉夫天下鮮不自智之人也而不知我能人亦能也人用智而偶獲遂以為我獨於是乎無所不用及其久也雖實以誠行之人亦以為用智也能無窮乎故智而能愚則天下之智莫加焉鬼神之所以神於人者以其不常也惟不常故不形不形故不可測人有作為不可測者自以為不

可測而不知其為人所測故智不自智而後人莫與爭智辭其名受其實天下之大智哉

安期生得道於之罘之山持赤刀以役虎左右指使進退如役小兒東海黄公見而慕之謂其神靈之在刀焉竊而佩之行遇虎於路出刀以格之弗勝為虎所食郁離子曰今之若是者衆矣蔡人漁於淮得符文之玉自以為天授之命乃往入大澤集衆以圖大事事不成而赤其族亦此類也

或問於郁離子曰幣之不行而欲通之有道乎郁離子曰在治本何謂治本曰幣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後無用之物可使之有用今盜起而不討民不知畏信法不行矣有用之物且無用矣而况於幣乎如之何其通之也

郁離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數者可也故鑄錢造幣雖民用之所切而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必藉主

權以行世故其禁雖至死而人弗怨知其罪之在已也若鹽則海水也海水天物也煮之則可食不必假主權以行世而私之以為已是與民爭食也故禁愈切而犯者愈感曲不在民矣或曰若是則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先王之禁亦過與曰先王之禁非奄其利而私之也將育而蕃之以足民用也其情異矣矧百畝之田無家不受而不飢不寒乎

或問於郁離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也曰是後

世薄夫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妬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為天不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為典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仲尼没而邪辭作懼人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久矣哉

九難第十八

郁離子冥跡山林友木石而侶猨猱茅徑不開草屋蕭然隨陽公子過焉坐定公子作而言曰僕不佞竊聞先生久矣今幸得頫玉色趨下風僕聞有道之士不遺芻蕘之言願有陳焉先生肯聽之乎郁離子曰唯唯願奉教

公子曰夏屋耽耽繚以周垣廣庭砥平翼以飛樓突室留春清館含秋高欄棖巘以翬騫𣝣甍殿沓以雲浮虹

芳檀以承衡獸蒼琨以負楹浮柱錯落以星羅碧瓦流離而水波天華卉暐而冬敷秀木脩森以夏涼流景入而成霞潛籟動以生風晃兮如閶闔之開忽兮若箜弦之音於是乎曼目蛾眉窈窕成行曳結煙之翠綃鳴鏘泉之玉璫衆樂張華筵啟肆金尊澄芳醴炰羔擊牛烹麐燖鹿臑玉珧臛比目膾躍淵之魴炙拂雲之鵠羮月蜃之兔胏胹霧谷之豹胎和以麟髓之酥芼以赬桂之萬果則碧華之蓮紫英之梨霜柑盎蜜丹荔凝脂曼倩

之桃若壺安期之棗如瓜殭肥既飫清醼乃薦踐筵簫
行組練迅翔鶡鷸輕燕嬉金虹與綺燭激粧鱸以過雹
良宵欲終娛樂未足鷄膠僇以呌晨留嘉賓以終曲吾
願與先生同之郁離子曰夏書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
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僕不願也
公子曰百頃之園樹以美木繁華環以曲沼清池黑石
白沙黝黝㝠㝠岩岩亭亭窈窈堂堂蓄陰洩陽木則女
貞石楠合歡椶櫚桐栢楓櫨椒桂杉榆葉如車輪實若

垂珠春禽嚶鳴而相求夏蟲鼓腋以呼秋朝陽發旭以攄虹夕嵐凝暉而欲流草則鼠姑玫瑰芎蘭茝衡茭蔣蒲菰蘋萍浮生冄茗抱木以垂翹薜荔緣崖以舒榮蔚披離以棽纚激迅飇以揚馨鳥則白鷴黄鸝翠鷸錦鷄斆羽翰摛文章韡韡煌煌若彤霞之間矞雲魚則赤鯉白鰷鱖鯽儵鯊斑鱗紫鰭吹瀾生華於是乎翠蓋飄搖文鷁委蛇嘉朋遠至冠佩追隨憩芳亭酌瓊巵携佳人泛漣漪擾凫鷖發棹謳釣游鯖弋潛龜奏豔歌賦新詩

邀姮娥於洞房累日夕而忘歸吾願與先生共之郁離子曰仲尼曰樂佚遊樂燕樂損矣僕不願也

公子曰五都之市列肆千區三川之衢大車千輛二江之津舳艫千艘家僮萬人分方逐利西極岷隴河源康居大宛出馬渥洼流玉崑崙東窮日本扶桑玄菟樂浪海岱青徐三韓扶餘南盡百粤七閩蒙詔傜猑穿胷交趾鮫室蜃市北陟無閭代恒陰山北庭卑耳孤竹萬里沙漠掇天琛拾坤珍山藏谷韞之英蜚潛動植之精莫

不悉致而畢陳爰有吉量騨騱蒼兕文犀足躡雷而追風角納象以成形火齊玫瑰瓊瑶璆琳琪樹琅玕王母所裁備五色含八音璀璨瓏璁睒閃虎睛撽狪旄牛師類之毛鬖髿披蒙以纛以纓珊瑚海栢若木非木若玉非玉蕭森槮索葩桱籜落其采有䭲沈檀羅縠腦麝之香郁烈芬芳苾茀馧馧螺甲龍涎腥極迓馨鍾乳丹沙金芽石英鍊而服之變為神仙水晶玻瓈辟暑清塵琉璃木難的皪暉光豆蔻胡椒蓽撥丁香殺惡誅臊易牙

所珍甘蕉木綿香葛兜羅柔暖輕涼寒暑攸宜翡翠鷫鸘綵羽繡翰玳瑁之龜蠟質漆章鼠毛之布焚之炎炎振之如霜丹蝦之須勁若抽虹煥爛晶熒望之欲流撫之不濡玄象之牙厥大盈舟狼虎熊羆青貂白狐文狨青狸赤豹之皮獑猢蜂猈修毛髮鬣婾㚢蒙茸洵美且溫駞毼羔絨細若遊絲輭若春綿丹參紫芝地膽天麻靈藥千名神農所嘗起死回生旋陰斡陽蜀錦戎氈越紙齊紈跨海踰山轉致流通自北自東自西自南所至

成市所止成壥於是乎鑱山出金煑海收鹽千鋪穿崖聲飜九幽萬竈歊煙結為蒼雲蜑艇蠻舠出没風濤罔鰅鰫鼉鯉鰱舉赤鱬絡氐人鉤黿鼊鱛鰝鰕止水母鑿蠣蠔擒化鯤蟄翔鰩鱚鮪麗鱺犛鮦罣鱸鱉鱘引鰉掣鰐連鮫枕丁膠乙煎取並積鍭骨皮箙磨鱗刮甲齒牙鋒鍔以函以戟甕鮓乘鱐其利什百其重寶則有徑寸之珠方尺之璧騰光吐璟閃日爍月匣不能閟土不能蝕可以易骫回祥傾城奪國吾願與先生致之郁離子

曰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九成之堂十畝之庭俯闌閬以當中岌重門之崢嶸甃以甓石植以栝栢牖以魚鱗洞朗八檽左右蜂房奕奕翼翼冬暄夏清與馬達於陛除鳴騶導以升階高坐華裀尊嚴若神卒列貔貅吏排鴈行肅肅蹌蹌秩秩如也聽欬傳聲神撝鬼訶發號施令理訴決訟出言而侍者辟易指顧而瞻者跼蹐千人離立跂望顏色其喜也溫若春日之熈其怒也凛若秋霜之飛雷霆起於

頰舌而死生判於筆下吾願與先生謀之郁離子曰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欵段之馬黒貂之裘囊無百錢橐無贏金慷慨辭家踴躍遠游曳裾而入公門掉舌以動王侯一語之合不覺前席更僕秉燭熏心酣骨執鞭為之駭汗虎士為之吐舌於是出辭成法建畫為律條九章以富國發六奇以制敵陽謀陰間神授鬼伏指揮而白虹貫日顧

盼而長庚入月蓋樗里不能測其機孟賁不能當其決也是以一言貴於千金一諾重於千鈞吹則猛虎竪毛嘘則寒谷生春謦欬折五兵談笑却三軍氣使燕趙之豪威讋齊楚之君吾願與先生論之郁離子曰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戎卒十萬虎賁三千犀革之車駕以駃騠服以騊駼造父御戎烏獲為右士如熊羆馬如騰龍谿䦱包休殷谷訇丘掛以重鎧被以鮫函炫燿冬氷燭煜晨星

純鈞太阿縵理龜鱗雄戟揚虹厹矛掣蛇舒光發輝上纏斗杓乃有角端之弓魚牙之矢控弦而滿月在手覆𧈅而蹲甲吞羽黄間谿子時力距黍九牛引挽發若雷吼於是乎白羽如荼赤羽如𦈢大旆鏈旗植以玄戈建九斿之霓旗蔚雲旋而猋迴山陵為之低昻太陽為之寢光乃布天衡乃列地衡風雲鳥蛇龍虎翕張屹兮如山儼兮若城渾渾沌沌莫窺其形吾願與先生將之郁離子曰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

也僕不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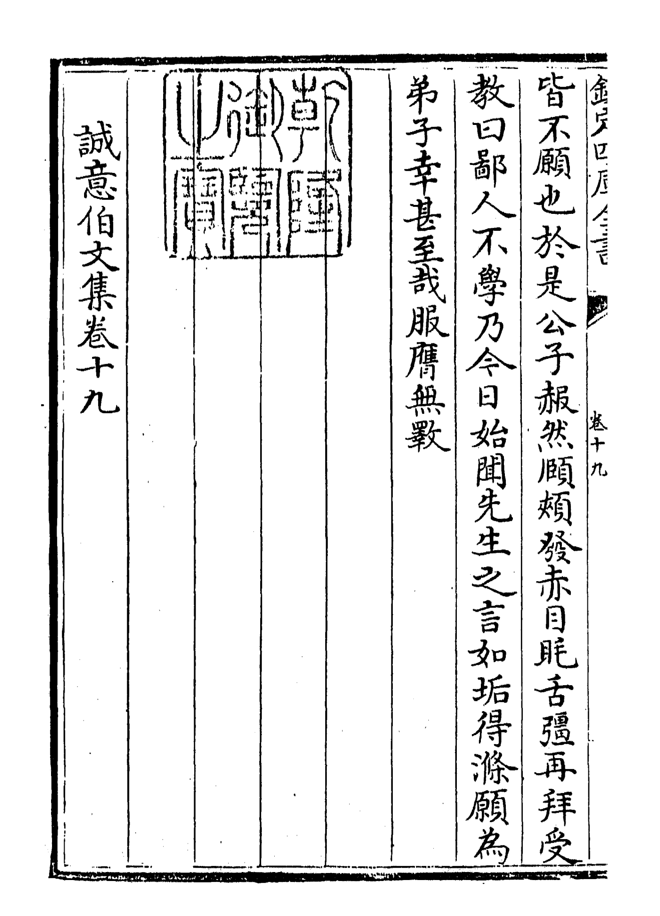
公子曰西方之域有真人焉廣大神通浩浩無涯其力可以斡造化回天地其功可以拯墊溺拔罪苦起死扶生剖頑燭冥窈窈惛惛蕩掃六淫寂寂默默滌除百惑如翦草萊不遺一荄如龍用壯莫我能當不震不揺障翳自消不悚不難百怪自散如鏡去塵其光粲新如蓮出水淨無泥滓以能不滅不生長存至精不形不體無往不在放之無外收之無内幽静恬漠永享至樂吾願

與先生求之郁離子曰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僕不願也
公子曰太極渾渾分為乾坤乾坤翕闢結為日月日月代明揩為五精二五媾真形而為人玄黄兩間獨為物靈得天全也是故軒轅黄帝訪於廣成子而受訣焉其訣曰穆清嵺兮沕杳冥洞晃朗兮覿吾庭掃氛埃兮驅蟲蛇部署衆神兮集予家時風雨兮若晦冥跡不壅兮待其生調其行兮和厥止保其受兮為孝子妝六區兮

歸一握仁靈芽兮苴乃核乘應龍兮入寥郭吾願與先生追之郁離子曰語曰死生有命僕不願也

公子曰願聞先生之志郁離子愀然曰公子三王既没孔子道塞九流楊墨百家並出滛辭横說從横反覆憯害陰毒惘疑恐惑變幻白黑如焱之發可使晦日如水之激可使漂石縈紆迴遹以蠹以賊此其章章者也其矯者則謂天地為蘧廬黔首為蟲蛆文章禮樂皆不足為以糴以夸使人染之如膏吞之如鉤虛浮譎詭誕生

罔死舍形索影慢棄倫理此皆迷生之曲蹊蠹世之巨蝎也方今成弧絕弦枉矢交流旬始欃槍降魄流精為貙為豻為蛟為蛇犬失其主化為封狼奮爪張牙飲血茹肉淫淫濞濞沈膏膩竆淵積骸連太陵無人以救之天道幾乎熄矣而欲以富貴為樂娭遊為適不亦悲乎僕願與公子講堯禹之道論湯武之事憲伊吕師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肆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若夫旁涂捷岐狙詐詭隨嗚貪鼓愚儌倖一時者



皆不願也於是公子赧然頫頞發赤目眊舌彊再拜受教曰鄙人不學乃今日始聞先生之言如垢得滌願為弟子幸甚至哉服膺無斁

誠意伯文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誠意伯文集卷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秦泉

謄録監生臣秦鴻甲

誠意伯文集卷二十

明 劉廌 撰

翊運錄

御書

御製慰書

今日聞知老先生尊堂辭世去矣壽八十餘歲人生在世能有幾箇如此先生聞知莫不思歸否先生既來助

我事業未成若果思歸必當且寛於禮我正當不合解
先生休去為何此一小城中我掌綱常正宜教人忠孝
却不當擋先生歸去昔日徐庶助劉先主母被曹操
將去庶云方寸亂矣乞放我歸先主容去致使子母團
圓然此先生之母若生而他處以徐庶論之必當似徐
庶之去今日先生老母任逍遥之路踏更生之境有何
不可先生當以寛容加餐以養懐才抱道之體助我成
功那時必當遣官與先生一同鄉里薦母之劬勞豈不

美哉

御名書

頓首奉書伯溫老先生閣下愚與先生自江西别後屢有不祥皆應先生前教之言幸獲殄滅奸黨疆域少安收兵避暑遣人專詣先生前虔求一來望先生發蹤指示耳日夜懸懸六月二十二日尅期回得教墨諭以六月七月間舉兵用事不利先動當候土木順行金星出見則可使愚一見教音身心踴躍足不敢前如此者何

益以先生一二年間以天道發愚所向無敵今不敢違教然擇在七月二十一日甲子未得吉時是以再差人星夜詣前望先生以生民為念德教為心早賜來臨是所願也如或未可即來可將年月吉日時辰方向門户擇定密封發來實為眷顧惟先生亮察不備

又帖

郎中胡深轉奉到先生喻以守備之書知人情之見山中豪傑可否盡在其書愚觀先生之誠又何言也似先

生有此護顧之心括城可使愚髙枕無憂矣

又御名書

頓首奉書伯温老先生閤下去歳先生行曽言湖廣之事一去便得然得不得直候正月盡閏二月内可得果然初至湖廣賊人詐降後又堅壁不出至今未下實應先生之言矣兹者再行差人賫書請前專望先生早為起程前來萬幸希亮察不具

御寳詔書

朕聞同患難異心者未輔前太史令御史中丞劉基世居括蒼懷先聖道天下初亂聞朕親將金華旋師建業爾魯别閭里忘丘壠棄妻子從朕於羣雄未定之秋居則每匡治道動則仰觀乾象察列宿之經緯驗日月之何光發蹤指示三軍往無不克曩者攻皖城拔九江撫饒郡降洪都取武昌平處城之内變爾多輔焉至於彭蠡之鏖戰砲聲擊裂猶天雷之臨首諸軍納喊雖鬼神也悲號自旦日暮如是者凡四爾亦在舟豈不同患難

也哉今年夏告鏡妝失胭粉之容遣子幼冲暫回祀教

速赴京師去久未歸朕心有欠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

同盟勲冊庶不負昔者之多難言非儒造實已誠之意

但著鞭一來朕心悅矣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八日賜臣

基

皇帝手書

皇帝手書付誠意伯劉基近西蜀悉平稱名者盡俘於

京師我之疆宇比之中國前王所統之地不少也奈何

元代以寛而失朕収平中國非猛不可然歹人惡嚴法喜寛容謗罵國家扇惑是非莫能治即今天象疊見且天鳴已及八載日中黒子又見三年今秋天鳴震動日中黒子或二或三或一日日有之更不知災禍自何年月日至卿山中或有深知厯數者知休咎者與之共論封來前者舍人捧表至京忙忘問卿安否今差尅期往卿住所為天象事卿年髙家處萬峰之中必有真樂使者往而回勿賫以物菜飯發還洪武四年八月十三日

午時書

御製平西蜀文

洪武四年九月三十日朕親紀征蜀二道總兵官功之低昂以旌忠勇有智之將又張無謀鈍兵之徒爾基再作平蜀頌一章為傅將軍廖將軍千萬年不朽之功朕聞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此葢上古聖君臨御恩及海內故賢者讚揚若非聖君安敢受此美稱善揚者也朕本淮民因元失政豪傑忿爭吾承人後偶獲

多兵訓練為我調用有時命將四出有時親征一方不五六年間羣雄斂跡惟西蜀一隅限山阻險是有戴壽者假明之童孩負固不伏陰生詭計說誘諸洞蠻夷為我邉民患於是發兵二道命將分行三年冬平章楊璟德慶侯廖永忠率舟師抵衢塘戴壽以合蜀軍民與之決戰平章楊璟兵敗收兵僅能與之對壘當年冬頖川侯傅友德將兵由西番道經階文逾月而抵綿漢蜀兵莫敢當鋒其戴壽者恃衢塘之險選老弱守之盡拔堅

關之兵西行與潁川侯戰道逢潁川侯一戰戴壽披靡再戰困逼成都其攻衢關舟師總兵者尚未盡知將軍潁川侯木牌書其戰勝次第順川江而放流德慶侯獲之連壘而進乘機破關擣虛而至偽京師幼主明昇銜壁率文臣請降戴壽為傅將軍生擒於成都於是中國清寧論將之功傅一廖次低昂是焉

天佑我邦　師出以律　將忿揚揚　馬嘶蹄踏

畫角聲張　惟我潁侯　智勇難量　羌人稽首

壺漿道傍　勞我軍行　綿漢是降　蠢爾臧壽
率衆來當　一戰披靡　拒城且藏　旬日困逼
詣軍請降　傳將功就　再歌衢塘　天生廖將
與傅成雙　江風浩浩　起我旌幢　泊舟連壘
直破衢關　生俘僞主　市肆無干　遣使飛捷
一刻數關　天産名將　兵出農間　非朕有能
實由天鑒　有臣在南　家居括蒼　生而能文
舉筆何難　謂我採擇　黼之班班

誥詔祭文

御史中丞誥

奉天承運皇帝聖旨太史公之職天下欣聞中執法之官臺端清望惟親信之既久斯倚注之方隆前太史令兼太子率更令劉基學貫天人資兼文武其氣剛正其才宏博議論之頃馳騁乎千古擾攘之際控馭乎一方慷慨見予首陳遠略經邦綱目用兵後先卿能言之朕能審而用之式克至於今日凡所建明悉有成效且括

蒼為卿鄉里地壤幽遐山溪深僻承平之世民猶據險方當兵起乘時紛紜原其投戈嚮化帖然寧謐使朕無南顧之憂者乃卿之嘉謨也若夫觀象眡祲特其餘事天官之署借重老成以至讞獄審刑罰之中議禮新國朝之制運籌決勝功實茂焉乃者肇開烏府丞輔需賢斷自朕衷居以崇秩清要得人於斯為盛於戲紀綱振肅立標準於百司耳目清明為範模於諸道永綏福履光佐丕圖可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賛善大夫宜

令劉基准此洪武元年三月日

弘文館學士誥

奉天承運皇帝聖旨朕稽唐典其弘文館之設報勲舊而崇文學以舊言之非勲著於國家猶未至此以儒者言之非才徳俱優安得而崇爾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劉基朕親臨浙右之初爾基慕義及朕歸京師即親來赴當是時栝蒼之民尚未深信爾老卿一至山越清寧節次随朕征行每於閒暇數以孔子之言開導我心故頗

知古意及將臨敵境爾乃晝夜仰覩乾象慎候風雲使三軍避凶趨吉數有貞利於戲蒼顔皓首之年當撫兒女於家門何方寸之過赤眷戀不捨與朕同遊後老甚而歸朕何時而忘也可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散官如前宜令劉基准此洪武三年七月日

誠意伯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咨爾前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朕觀往古俊傑之士能識主於未發

之先頗効勞於多難之際終於成功可謂賢智者也如諸葛亮王猛獨能當之朕提師江左兵至栝蒼爾基挺身來謁於金陵歸謂人曰天星數驗真可附也願委身事之於是鄉里順化基累從征伐覩列曜垂象每言有準多効勞力人稱忠潔朕資廣聞今天下已定爾應有封爵特加爾爲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食禄二百四十石以給終身子孫以世襲於戲爾能識朕於初年秉心堅貞懷才助朕屢獻忠謀驅馳多

難其先見之明比之古人不過如此尚其敷爾勤勞忠志訓爾子孫以光永世宜令劉基准此洪武三年十一月日

祖永嘉郡公誥

奉天承運皇帝聖旨天眷我邦生英才而翊運世濟其美立功業以承家是以得賢為用而必推其本焉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祖父劉庭槐志樂詩書義孚鄉里積善餘慶發於孫枝今朕褒賞功臣煥揚禮典

追榮頒寵爵及先世此祖德之明效而國家之至恩也松楸有耀益厚来昆可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永嘉郡公宜令准此洪武元年十一月日

祖母永嘉郡夫人梁氏誥

奉天承運皇帝聖旨國有壽俊為善治之資家有賢孫乃重闈之慶顧兹盛事是用推恩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祖母梁氏出自高華著其賢淑積德垂範以開後人遂能作朕名臣卓為腹心耳目之

寄故追封之典及其大母亦以體孝孫之心也領茲嘉
命玄壤其光可追封永嘉郡夫人宜令准此洪武元年
十一月日

父永嘉郡公誥

奉天承運皇帝聖旨士有厚德而享報雖不在其身必
有賢嗣而得時足以大其後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
子贊善大夫劉基父劉爚世為右族人服令名蘊設施
之才而無求於時貽文學之傳而能善其子是以其子

行義方於古人謀猷著於日用朝廷所賴士民所瞻皆遺訓之功力善之徵也錫命表一門之盛列爵居五等之尊大郡疏封玄堂永賁可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追封永嘉郡公宜令准此洪武元年十一月日

母永嘉郡夫人富氏誥

奉天承運皇帝聖旨母氏劬勞為人子者思報罔極之恩惟立身揚名以顯其親斯亦可為孝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母富氏貞資婉範婉德

生賢孟軻成大儒王珪爲名輔致茲樹立蓋有其原爵祿優榮不逮於養然母之貴每因其子功庸既昭霈恩宜厚劬勞之報庶遂其心可追封永嘉郡夫人宜令准此洪武元年十一月日

妻永嘉郡夫人富氏誥

奉天承運皇帝聖旨淑女配君子致内治之有成人主得賢臣霈封恩而並及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妻富氏德功端茂閨閫嚴明佐此名卿嘉

哉儀範中饋盡其愛敬家道至於和平爵秩從夫禮文合古錫以金花之誥爰疏郡境之封祇服榮光茂膺多福可封永嘉郡夫人宜令富氏准此洪武元年十一月日

御賜歸老青田詔書

朕聞古人有云君子絶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劉基括蒼之士少有英名海内聞之及元末羣雄鼎峙熟辨真偽者誰歳在戊戌天下正當擾亂之秋朕

親帥六軍下雙溪而有浙左獨爾括蒼未附惟知爾名耳吾將謂白面書生不識時務不久而括蒼附朕已還京何期仰觀俯察獨斷無疑千里之餘兼程而至謁朕陳情百無不當至如用征四方摧堅撫順爾亦助焉不數年間天下一統當定功行賞之時朕不忘爾從未定之秋是用加以顯爵特使垂名於千萬年之不朽勑歸老於桑梓以盡天年何期禍生於有隙致是不安若明以憲章則輕重有不可恕若論相從之始則國有八議

故不奪其名而奪其禄此國之大體也然若愚蠢之徒必不克己將謂已是而國非卿善為忠者所以不辨而趨朝一則釋他人之餘論況親君之心甚切此可謂不潔其名者歟惡言不出者歟卿今年邁居京數載近聞老病日侵不以筋力自强朕甚憫之於戲禽鳥生於叢木翎翅乾而颺去戀巢之情時時而復顧禽鳥如是況人者乎若啇不亡於道官終老於家世人之萬幸也今也老病未篤可速往括蒼共語兒孫以盡考終之道豈

不君臣兩盡者歟

襲封誠意伯誥券

維洪武二十三年歲次庚午十月己未朔越二十七日乙酉皇帝制曰昔者皇元運末豪雄鼎峙海内瓜分當是時士夫之衆數莫知其幾然而泛泛從人者亦何量哉所以曩古賢智之人務必擇人而樹以善天下奠安萬民士豈易從人而輕滅姓氏者耶所以當不可從之時雖死士節亦必不移何為若是噫是雖死也名彰矣

朕曩與羣雄並驅數年之間異聲教而擅烝民者不可勝數孰辨真偽者誰爾劉廌祖父誠意伯劉基乃括蒼之士居勁敵之鄰邇山賊之寨間道兼程星馳来附陳朕歴數之有在議戡定之機措安黎庶之道其為人也士氣凛然奸邪莫可犯所以父子相繼歿於奸臣柔政之秋此果不移節也歟初授伯爵以終身因節弗移令特以前爵授爾廌為誠意伯増禄二百六十石共食禄五百石子孫世襲朕與爾誓若有非為除謀逆不宥其

餘雜犯死罪免爾一死以報爾祖父之功爾其敬哉

△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臣詹

徽宣奉贈謚太師文成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增秩彰功進穹階於一等飭名顯

德加美號於百年禮在褒崇事關勸教爾故開國翊運

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基慷慨有志剛毅

多謀學為帝師才稱王佐屬聖祖之聿興乃明良之載

遇孔明之遇豈間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遂罩精誠

之慮益酬神武之知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計動中機宜益始見異雲而識王氣復仰指乾象以示天心逮應聘栝蒼陳時務于建業即從征彭蠡定大事於中原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久矣清貞參前代之名臣休聲罔替稽累朝之報禮恩典尚遺令特贈爾為太師謚文成於戲青田薄賦已為鄉里之美談寶冊易名益重華夷之永譽正德九年十月十九

日

欽降祭文

維正德闕年歲次闕月闕朔闕日浙江處州府青田縣知縣某欽承上命致祭于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誠意伯贈太師謚文成劉公曰惟公學本帝師才具王佐相我聖祖迅掃寰區乾坤載清綱常復正古稱名世何以過之惟皇念功特伸卹典文成之謚光于留侯歲祀之儀比于魏國玆惟仲春秋式當明薦老成雖遠風

烈固存秩祀有常永昭崇報尚饗

頌表

瑞麥頌并序　　弘文館學士劉基撰

天厭元德九州麋沸羣猾並作黎民惶惶奔走無路皇帝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景附矛鋒所向戰克攻取皇帝心知天意之有在爰舉有衆以與萬姓請命一征而取荆襄再征而清江浙三征而閩海率從四征而席卷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舉燕趙

南交北貊東夷西羌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奉朔稱臣拜伏闕庭於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託慶雲甘露洊奏禎祥帝心謙抑每讓弗居洪武三年五月陜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蓋自兵興以來王保保據周宋李思齊張思道據秦晉燕趙齊梁之間大豪小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皆假元為名分割境土擅兵相攻於是燕晉周秦之地彌數千里連歲無雨百穀不生民相殺食且盡今

年夏四月王師奏捷于蘭州朔漠掃清關隴底定天乃大降甘雨滋為嘉瑞和氣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曰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周武王克紂受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非誣矣漢謡以麥穗兩岐歌其太守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所希有而況於三岐以至五岐者哉頌聲之作弗可闕也頌曰神雀赤烏其羽不可以為儀紫芝甘露其實不可以療飢豈若五穀之為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

資者哉元失其鹿天下共逐擾擾紛紛強食弱肉皇天震怒誕命真主肅將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蹤指示悉出帝衷既平南東遂定西北民居攸奠品物咸殖爰有嘉麥一本五岐布葉萋萋結實離離既齊既平先百穀成擢頴揚芒金支翠英溥彼原田瀰若雲烟望之油油即之芊芊其種伊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頌聲洋洋其始自今奕世無疆

祀方丘頌并序

弘文館學士劉基撰

維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戊申日北至皇帝將祀地示于方丘乃先期九日潔齋于舊宮詔百僚集射西苑命之曰古人有言惟德動天惟誠感神故射以觀德誠於中者必形於外不可掩也惟爾庶官各一乃心以致其誠毋替朕命羣臣自左丞相宣國公以下至於有司百執事皆拜手稽首曰敢不敬承天子之明命維大江之南土每夏四五月多霖雨少霽是歲雨作連日至十有七日巳巳皇帝御法駕率百僚告于太廟遂居于齋宮

雨勢未已至丁未日夜三鼓有風徐來淋潦頓收微月
出雲氛霧廓清皇帝被衮冕登壇萬籟無聲華燭有輝
雅樂瀏亮燎煙不揺百禮既洽千官肅雍洋洋乎神明
臨之在上誠意懇至升降秩秩濟濟翼翼穆穆如也比
明竣事薰風應節和氣交暢小大咸喜知誠德之感格
若合符契大命所集皇天后土信不忒也於是弘文館
學士臣基謹獻頌曰濬哲惟帝父天母地維孝維誠斯
承其意孝誠既備物以將之神鑒在德匪惟其儀聖不

世出禮失莫求弗澄其源曷清其流末流之極禮儀幷
廢豈無牛羊而不以祭穹祇赫怒監觀萬方式昭大命
命我聖皇維我聖皇克孝克誠提三尺劒由一旅與奮
于長淮長淮具宗濟于大江大江攸同漢沔旣朝閩浙
率從施及廣海化外之邦望風占雲獻其琛賨稽首龍
墀蹈舞從容乃命虎臣越濟踰河雲旆霓旌鐵馬金戈
蹴踏泰岱憑陵華嵩鋤秦定燕掃貊滌戎莫亢我前莫
膺我鋒斬逆懷降允協天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

懌懌戴天子德天子之德格于上下既禋于郊又敬于社人懷其仁神錫之嘏圓方所包無不服者超黄邁唐越商踰夏小臣作詩以繼大雅

平西蜀頌并序

誠意伯劉基撰

臣聞天命真主混一六合必先有以為之驅除然後收拾以歸其籠自古及今同一揆矣是故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糜沸鴟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

喁喁無所籲告天乃命我皇帝肅將武威代伐不道故一伐而定荆湖再伐而舉全呉三伐而海甸廓清四伐而東粤南閩悉歸版圖於是肆伐中原拾宋掇秦掣趙拔燕兵鋒未至聲聞先及神讋鬼慄匍匐俯伏玄菟青海崑崙大漠交阯鐻耳之國罔不獻琛奉表稽首闕下無敢後者獨明昇竊據巴蜀雖遣使奉貢而不去僞號大臣皆請討之皇帝憐其父沒子幼數遣使招之不至乃命將師師伐之洪武四年大軍破瞿唐殺其將某郡

邑鎮戍望風送款昇乃率其官屬奉璽印詣軍門請降葢自建國至是凡五年而天下一統何其易耶固知天命有在而羣雄並起為之驅除也臣基受恩深厚無能補報遥聞捷音歡喜踴躍不能自已謹撰平西蜀頌一首雖不足以賛揚聖德萬一亦聊以寓葵藿向日之忱云爾其辭曰惟彼蜀國閈自蠶叢山川隅閡與華不通金牛啓道厥竅斯鑿岷峨岩嶤始連井絡秦以之霸漢以之王諸葛用之震驚北方劔閣倚天瞿唐折地仰不

可攀俯不可視蠢兹羌戎憑其險阻罔知天命大邦是
距洸洸虎臣受命于征出師桓桓如雷如霆如雷如霆
天子之威廟筭先定鬼神莫違靈旗揮揮指山山摧羌
人失魂恐若死灰爰將其臣奉其版籍泥首軍門面縛
銜壁六軍奏凱聲動玄黄驩童白叟蹈舞康莊四海會
同豐年穰穰慶雲甘露自天降祥臣拜稽首受天之佑
受天之佑天子萬壽

甘露頌并序

誠意伯劉基撰

欽惟皇帝順天應人奄有九土武功既成文治大洽恪恭天地孝敬祖宗山川鬼神莫不祗肅是以億兆歸心遐邇嚮化羌夷蠻貊無有弗庭皇帝愈加謙慎深惟上天付畀之重夙夜兢業思舉羣臣庶民咸躋雍熙以承天眷教誨戒飭諄諄切切日不厭勤於是乎天不愛道地不愛寶醇和至精悉發悉達禾麥呈瑞年穀屢登倉廩之積如岡如坻民用紓矣邦本固矣乃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于鍾山沾潤草木瑩若凝脂美猶醍醐五年

十有一月又降今年仍降如初臣聞瑞應圖曰王者德至于天則甘露降鍾山京國之鎮帝業所基而甘露每降于兹則天之所以彰我皇帝之德而引國祚於悠久之意豈不顯顯矣乎昔者軒轅黄帝得瑪瑙之甕甘露降之滿盈黄帝食之而壽今甘露連年屢降則天之所以壽我皇帝於千萬歲之意又豈不昭昭矣乎於是羣臣莫不欣懌百姓莫不蹈舞舉手相慶而在廷之臣或為詩歌或為賦頌以詠盛事於是臣基謹再拜稽首而

獻頌曰古帝軒轅德協于天天降甘露俾服延年明明
我皇統坤握乾芟翦豪猾樹德佑賢命將出師廓清四
邉滄溟帖濤嶺嶠收煙宏功茂烈烜赫八埏郊社宗廟
享祀豐蠲日月星辰嶽鎮海川敬罔不至誠罔不宣寅
畏天命翼翼虔虔匡直臣庶亹亹惓惓惟恐弗及惟恐
或愆皇天后土睠顧式堅瑰祥信禎來集連連膏露流
滋如瑶如瓊味侔醴齊光粲珠蠙髙映斗極深浹重淵
被之竹柏竹柏鮮鮮被之鶴鵠鶴鵠娟娟壁月宵炯銀

河曉旋天乳耀芒燭于穹圜霏霏其霧泥泥其泉旨旨
其餡馥馥其荃瑞我聖皇神恬氣全萬姓率德七曜順
躔皇壽如山如黃如玄超三軼五煥後輝前小臣作頌
願附史編

謝恩表

誠意伯劉基撰

伏以出草萊而遇真主受榮寵而歸故鄉此人人之所
願欲而不可得者也中謝欽惟皇帝陛下以神聖文武
之資提一旅之衆龍興淮甸掃除羣雄不數年間遂定

中原奄有四海神謨廟斷悉出聖衷舜禹以來未之有也臣基一介愚庸生長南裔踈拙無似其能識主於未發之先者亦猶巢鵲之知太歲園葵之企太陽以管窺天偶見于此非臣之知有以過於人也至於仰觀乾象言或有驗者是乃天以大命授之陛下若有鬼神陰誘臣衷開導使言非臣念慮所能及也聖德廣大不遺葑菲遠法唐虞功疑惟重之典錫臣以封爵賜臣以禄食俾臣回還故鄉受榮寵以終其天年臣竊自揆何脩而

膺此犬馬微忱惟增愧懼已於洪武四年二月初四日到家謹遣長男臣璉捧表詣闕拜謝聖恩臣基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雜録

故誠意伯劉公行狀

祖庭槐字尚德追封永嘉郡公祖妣梁氏追封永嘉郡夫人父爚字如晦追封永嘉郡公母富氏追封永嘉郡夫人公諱基字伯温世為括蒼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

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為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理性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即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後應進士舉授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閭閻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翊日即背誦如流其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

曰巳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也之官以廉節著名發姦
擿伏不避強禦為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
而豪右數欲陷之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
昌州有人命獄府委公覆檢案覈得其故殺狀初檢官
得罷職罪其家衆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復讐江西行
省大臣素知公遂辟為職官掾史以讜直聞後與幕官
議事不合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為江
浙儒學副提舉為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

職事為臺憲所沮遂移文決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為狂且曰欲累我族滅乎悉去之公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罷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知公才器以為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期之方國珍起海上省憲復舉公為浙東元帥

府都事公即與元帥納琳哈喇謀築慶元等城賊不敢
犯及特哩特穆爾左丞招諭方寇復辟公為行省都事
議收復公建議招捕以為方氏首亂掠平民殺官吏是
兄弟宜捕而斬之餘黨脅從詿誤宜從招安議方氏兄
弟聞之懼請重賂公公悉却不受執前議益堅特哩特
穆爾左丞使其兄省都鎮撫以公所議請于朝方氏乃
悉其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准招安授國
珍以官乃駁公所議以為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

福罷特哩特穆爾左丞輩羈管公于紹興公發忿慟哭嘔血數升欲自殺家人葉性等力沮之門人穆爾薩曰今是非混淆豈公自經於溝瀆之時耶且太夫人在堂將何依乎遂抱持公得不死因有痰氣疾是後方氏遂横莫能制山宂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娱時與好事者遊雲門諸山皆有記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冦吳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輙擒誅之畧定其地復以為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

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本郡後授行省郎中經畧使
李國鳳廵撫江南諸道採守臣功績奏于朝時執政者
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由儒學副提舉格授公處州
路總管府判諸將聞是命下率皆解體勑書至公於中庭
設香案拜曰我不敢負世祖皇帝今朝廷以此見授無所
宣力矣乃棄官歸田里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遂從
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
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

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舍此不為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忿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帝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衆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爾奚以衆為乃悉以衆付其弟陞俾家人葉性朱

佑等參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為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帝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策一十八欵帝從之會陳氏入冦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晩也公獨張目不言帝召公入内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帝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者

在此時也帝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帝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為遂不拜適帝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帝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以為宜逕拔江州帝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帝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公授方畧公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頃有

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同與
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
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公言衆以為
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王漢一以饒信降帝命公
撫之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
事帝初有難色公自後蹋所坐胡牀帝意悟許之均美
遂以城降初公聞母富氏喪悲慟欲即歸帝以書慰留
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從征伐至是辭歸帝遣禮官

伴送累使弔祭恩禮甚厚時苗軍反金華括蒼殺守將胡大海耿某孫炎等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無所措會公至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公即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諸軍克復處城擒苗帥賀某李某處州平公至家營葬事時語所親以帝必當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隣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雖據温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未嘗不懷公之舊德也方氏素畏公名時遣人致書

奉禮公不敢受使人白于帝帝因令公與通問公因宣
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帝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
公即條荅悉合機宜某年月日公赴京道經建德今嚴
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曹國公守建德欲奮擊之公乃使
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
日黨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皆如
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輕動公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
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迸走至東陽悉擒

之以還公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帝遂伐陳氏因大戰於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于帝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帝皆從之陳氏遂平帝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帝或時至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以公為太史

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參
軍胡琛伐福建果敗沒他日公見帝帝方欲刑人公曰
何為帝語公以所夢公曰是衆字頭帝有血以土傅之
得土得衆之象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至帝遂留所
欲刑之人以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公言捷至
帝大喜悉以所留人俾公縱之某年月日熒惑守心羣
臣皆震懼公密奏帝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帝臨朝即
以公語諭羣臣衆心始安後大旱帝命公讞滯獄凡平

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帝大喜公因奏請宜立法定制帝從之張士誠平後張昶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帝宜及時為娛樂帝以示公公曰是欲為趙高也帝頷之昶色動知公得其情也乃使齊翼㢜嚴等伺察公陰事欲陷之未及發而昶先事受誅及司天臺災翼㢜嚴因為書言之於帝其事多公平日密聞於帝或帝使為之者翼㢜嚴未之知也書奏帝切責翼㢜嚴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昶通謀狀帝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

悦因彈之公為帝言李公舊勲且能輯和諸將帝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為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駑鈍尤不可爾帝怒遂解洪武元年正月帝登大寶于南郊公密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拜御史臺中丞適中丞章公溢奏定處州七縣税粮比宋制畝悉加五合帝特命青田縣粮止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伯温鄉里子孫

世世為美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公慨然曰使我任其責者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寛政可復也帝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帝曰宋元以來寛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公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公不聽遣官賫奏詣行在帝從公議處彬死刑公承旨即斬之由是與李公大忤比帝回京李公愬之公乃求退帝命歸鄉

里公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
然未易輕也願聖明留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保
保竟走沙漠帝手詔叙公勲伐且召公赴京師同盟勲
冊公至京師帝賚賜甚厚追贈公祖父爵皆永嘉郡公
累欲進公爵公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
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敢當帝知其至誠不强
也帝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為不可帝怪之公曰憲
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

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帝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犁矣帝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大深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顧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鄉里二月至家遣長子璉捧表詣闕謝恩某年某月復遣璉進賀平西蜀表頌帝仍以文答

之八月帝使尅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書奏帝悉以付史館其書藁并已前奏請諸藁公皆焚之莫能得其詳也初公言於帝甌括閒有隙地曰談洋及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以致亂累年民受其害遺俗猶未革宜設廵檢司守之帝從之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產且屬温州界抗拒不服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温處舊吏持府縣事匿不以

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其事逕詣帝前而不先白中書省時胡惟庸為左丞掌省事因挾舊忿欲構陷公乃使刑部尚書吳雲訹老吏許公乃謀以公欲求談洋為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庶幾可動帝聽遂為成案以奏賴帝素知公置不問省部又欲逮公長子獄帝時已勑璉歸及奏帝曰既歸矣免之公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已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為丞相未幾而貶廣東乃相惟庸公乃大慼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

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拳石公遂白于帝帝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三月帝以公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御製為文一通遣使馳驛送公還鄉里居家一月而薨公生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五歲公之子璉仲璟以是年六月某日葬公於其鄉夏山之原禮也遺文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

四卷寫情集四卷長子璉又集所遺文藁五卷名曰犁眉公集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室陳氏章氏子男二人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參政卒于官次仲璟皆陳氏出也女二人長適吳彪次適沈安皆章氏出也孫男三人鷹虎貊孫女三人幼未適也公未薨前數日乃以天文書授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奏遺表無益也日後帝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為我奏其畧以為修德省刑祈

天永命且為政寛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幸聖主留意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于色然與人交游開心見誠坦然無間阻至於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帝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亦以為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累贊帝成大功帝甞臨朝稱之公輒逡巡不敢當家居惟飲酒奕棋未甞自言其功每天象有大

變則累日不樂凡公以天下蒼生休戚爲憂喜者即此可知矣帝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帝亦甚禮公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爲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請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爲人言也其居鄉里守禮義尚節儉多隂德不以富貴驕人公初與同郡葉公景淵胡公仲淵章公三益金華宋公景濂同出處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

於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為當代首稱云伯生辱在
同郡預諸生列與公子璉仲璟相知最深今公薨而璉
没仲璟與璉之子廌請録公遺事因輯平昔所聞大畧
為行狀至於皇上知人之明倚注之重公之遭遇感激
以天下公議輔人主者觀綸綍之文考成效之績可見
矣其籌策帷幄有不能盡詳者亦不敢强質也洪武癸
亥孟春將仕郎秦府紀善同郡諸生黄伯生狀

敕建誠意伯劉公祠堂記

帝復大寶之明年故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賛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先生七世孫翰林五經博士禄自括蒼來朝且言曰先臣基没垂八十年于兹故有祠堂燬弗克稱者久之神無棲止祀罔攸享臣禄荷國厚恩叨守宗祧敢以為請詔可其奏下禮部移所在有司營建祠堂如制於是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白圭處州府知府萬安青田縣縣丞郭仲禮咸奉行唯謹僉謂舊祠幽僻用徙髙亢於神

為宜乃度地於宅之東南維吉方將有以規所需邑父老聞之奔走相告曰先生嘗有大造於吾民也欣然相與計田聚財輸于官得若干萬緡乃涓吉辰徵工簡材首隆寢堂翼以兩廡屏以三門齋戒有室庖湢有舍而又飾以黝堊繚以周垣制度宏深規模軒敞神主攸奠煥然光輝猗歟休哉告成於天順元年十二月之朔禄詣闕謝恩畢退而屬夔為之記竊惟先生之謨謀功業載在國史著之翊運録昭若日星人皆知之無所庸喙

獨出處之節或者以嘗仕元為疑則不可不為先生白其心也先生負豪傑之才當元之季以春秋之學登進士第累仕累黜其奇輙不合而去則先生非無意於用世而世不能用遂歸隱括蒼山中以耕食為樂葢元氏一遺民耳及王師下浙西搜羅人才先生堅卧不出亦豈無所見耶既而吳漢角立東南中原割據如蜂蟻然天下非元有矣先生之心誠不忍天下之棼棼也矧高皇帝握真符而定金陵先生固預占於十年之前矣於

是慨然以天下為已任束帛朝臨而夕起一見之頃首陳天命有在高皇帝敬而信之自謂吾之子房謀無不用用無不效卒成天下大業厥功偉哉夫元運去矣為元氏遺民猶遲遲不肯輕於他就及不得已必擇真主自輔運籌决策取天下於羣雄之手非取於元氏也先生於此葢亦審之熟矣昔伊尹五就桀不用退而耕於有莘之野及遇成湯翻然起而成佐商之功聖賢所以汲汲於斯世者豈有他哉誠以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

而然也先生之心其即伊尹之心歟伊尹無愧於桀先生無愧於元氏無愧於元氏則無愧於出處之節夫何疑哉嗟夫自元失其鹿天下羣起而逐之民不聊生者蓋匪伊朝夕矣我高皇帝一旦出而廓清之使天下復見二帝三王之治真有功於天地萬世者也抑先生之心殆有見於是哉由是言之比之伊尹功或過矣嗚呼如先生者雖百世祀可也况祠堂乎是宜我皇上特垂意於斯豈惟昭崇德報功之禮又將興起其子孫俾得

以賢其賢而親其親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歟夔生也晚忝與先生同浙水而高山仰止之心為日久矣敢書此于麗牲之石以白先生之心後世欲知先生者尚有考於斯資善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尚書嚴郡姚夔譔

敕賜翊運祀碑記

有曠世所無之大變則必有曠世所不可無之大功否極而泰剥極而復此理也亦勢也世至元末而世變極矣秦隋五代之暴且亂蓋不若是甚也比我聖祖再

造乾坤之功所以跨唐軼宋逼漢高而過之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若我聖祖之功豈非曠萬古之所未見而天下後世所不可一日而無者哉然天將降是亂於世必預為之生能弭是亂之人於其先故伊摯不生於商而生於夏子房不生於漢而生於韓皆亡國之英出而為興王之佐也用是在泰則有上下之交在復則有朋來之助孔子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夫管仲相桓所攘者不過一楚而已吾夫

子猶動色稱之况其有功於乾坤再造之世而親被其賜者亦烏可得而忘之哉我聖祖之創興大業雖藉膂力爪牙之士而謨謀帷幄指授羣帥則皆誠意伯劉公之功葢天實授之而非偶然也是宜百世廟祀以享天下之報夫何歷世既久寖遠而堙至景泰間始有博士之命為之立廟以祀弘治中尋以吏科給事中吴仕偉之言録其九世孫瑜為處州衛世襲指揮使葢先是郡人鄭以瑋嘗有立廟之請詔下所司廵按分守等官實

奉行之至是瑜還監察御史邢公纓兵備副使林公廷選張公賔首謁公廟復通道立坊扁曰翊運元勲之坊於是廟制煥然一新乃命公八世孫養以鄭御史宣之言來屬予記予惟公之豐功偉績實與天地相為始終使生民之類不至糜爛泯沒而綱常倫理為之一振是誠不可以異代而論也旗常金石在所必載信史正人在所必録亦豈區區所得而賛之哉因繋之詞曰天生至人兮輔我皇明天實假手兮亡國之英桀五就而不

雋兮國用以傾故將大有為兮待文王而後興風塵閧動兮六合靡寧乾旋坤轉兮四海廓清公神不死兮百世如生在帝左右兮焄蒿悽愴於穆廟祀兮崇階兩楹灑酒麗牲兮苾芬其馨仰瞻再拜兮我民之情神其不爽兮來止來寧正德改元春三月朔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兼經筵通鑑纂要官前南京國子祭酒翰林院侍講同修國史黄巖謝鐸撰

祭誠意伯文

吳公顧撰

維洪武九年歲次丙辰九月壬午朔越十六日丁酉承事郎前工部員外郎劉彬承事郎水部主事兼吳相府録事吳公願從仕郎前常州府武進縣丞趙嗣泰等謹以牲醴致祭于故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前御史中丞護軍誠意伯劉先生之靈曰維元政之失馭兮豪傑奮其並興驅齊民使荷戈兮銷鋤犁以為兵勝負迭其相乘兮弱之肉而強是食競侵略以僭竊兮紛盜據乎南北塵滃滃而眯目兮燄炎炎而漲天計剽殺為

功庸兮孰黔首之汝憐翳穹蒼之念亂兮實挺生夫聖明操仁義為甲冑兮嬰忠信以為城江淮翕其景從兮顧瞻金陵而是都豈有君而無臣兮疇啓予之雄圖惟先生之壯志兮夙蘊皇王之學鄙管樂而陋或猛兮謂伊吕之可作神諒兆於幾先兮吾將察夫璿璣覩王氣之攸屬兮知帝命之所歸虎嘯谷以生風兮雲出岫而隨龍鬱予衷之耿耿兮舍聖人其焉從應聘命以効忠兮驩契合於諾唯神籌祕計不可以言喻兮恒决勝於

千里彼偽漢之搶攘兮舳艫肆其横江陳我師於彭蠡兮殪封豕於莊浪長驅直抵其巢穴兮循豫章而東之蘄黄與鄂岳兮固風靡而無遺先聲讋茲兩浙兮復禽張而縶方操破竹之形勢兮七閩惴其敢當閩西北鄙之人兮曰奚為而後我征不庭而撫順兮不再鼓而俱下雖天道之助佑兮亦將軍之用力也發蹤跡以指示兮允先生之成績也皇錫爵以酬勞兮位次亞夫公侯效子房之勇退兮願從赤松以遨遊胡二豎之構患兮

動宸衷之憫惻帝曰卿其遄歸兮畀優游於禄食賜綵綸以褒美兮示睿眷之不忘駕蒲輪以言旋兮桑梓賁其寵光仁者必得其壽兮諒理數之可推謂隂隲之獲報兮宜愈享於期頥泰山頽而梁木壊兮忽遽焉其云亡不憖遺於一老兮使斯文之遽喪古之人圖夫不朽兮惟立功與立言建茂勲於開國兮况著述之必傳秉二美而並載兮流芳譽於青史永鴻名於無斁兮亘萬古其猶不死嗟鯫生之多幸兮望餘光之有年曩叨班

於朝著兮沐教載之嘉言承恩例以賜歸兮敢景行於
先哲佇同心之友朋兮敬辦香之是爇登膋牲于几俎
兮崇清酤之盈觴匪飲食之足尚兮庶至誠之馨香菊
采采而垂華兮露泠泠而凄其靈惝怳之不昧兮魂髣
髴而來思尚饗

御製慰書賛并序

我高皇帝宸翰賜誠意伯劉公基者也公薨後十六年
仲子璟出以示臣伯衡竊惟公丁太夫人憂帝聞公欲

奔喪於是作此慰留之益不以一節之孝望公而望公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公恐不以天下之重自任顧處一節之孝哉被旨聳然不敢求去宜矣夫公負命世之材本之以皇王之畧輔之以天人之學在勝國也年甫弱冠已擢巍科然而低徊散地逾三十載及東南多故稍見任用竟莫能行其志焉我皇龍興肇基帝業遂以耆老為腹心之臣天也生元聖而遺之作配也方是時俊乂如雲布列帷幄眷倚之重則屬之公豈偶然哉若公

所謂不可一日無者也而可使一日去左右哉公感激遭遇殫其智慧矢其策畫上賛廟謨神筭曽不十年濟一統之功成萬世之業固不負特達之知帝登大寶論其功班爵位次公侯傑然為開國宗臣推恩二代而太夫人追封永嘉郡夫人報功之典抑亦至矣於戲豈非千載之盛者乎敬拜手稽首賛曰煥乎雲漢之章藹如天語之温略尊卑之分而形迹之不存篤上下之交而元首股肱之為親蒙異眷而感厚恩且不難於殺身而

衷元況於鞠躬竭慮附翼攀鱗建大業而集大勲乎於
皇聖神所以駕馭英雄而再造乾坤者雖非草茅所敢
與聞由此觀之亦惟虛已盡下以心感人而已矣一札
之頒見於劉氏之門求諸同時莫比倫可以勸羣臣可
以華子孫方之鏤金爲券詞林代言假手儒紳不猶玉
之於瑉然則敕書誠爲希代之珍於戲休哉洪武二十
三年歲次庚午夏四月戊戌將仕佐郎處州府儒學教
授臣眉山蘇伯衡謹賛

送儒學副提舉劉公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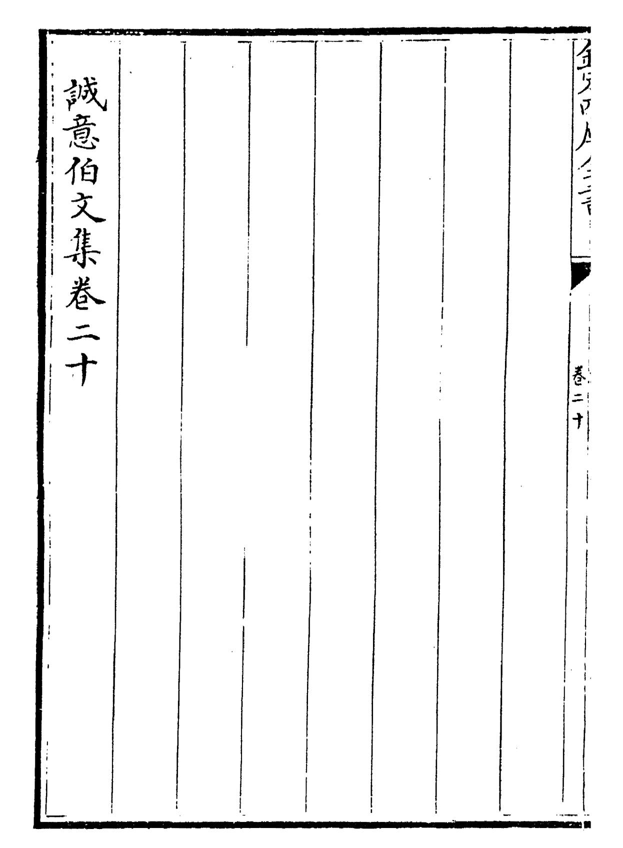
古之大有為於天下其抱負設施非庸流所能識也磻溪之兆有莘之聘惟有道者盡之既而同心協德應天順人克造丕業是皆有以關世運係安危豈偶然而已故有是君則有是臣有是臣則輔是君君不知是臣臣終不為是君用也方其未用處木石友猿鶴猶擁腫一夫耳既用之而功烈巍然為後世師法無他其抱負有素而設施自異蓋驗之於成蹟人猶未至察之於未形

誠不易知故知人自古所難今以器識斗筲而求之於未形益難矣江浙儒學副提舉劉公伯溫人知其賢而未為盡知也抽經抉史作為文章考藝棘圍得人為盛為士者知尊儒宗矣在江西政事沛然擿奸若神在徽垣按律不移賛助為多為仕者知讓廉明矣在儒司恥道不行移文決去勇退者知芥視軒冕矣是皆得之於事為之末又烏足以知公之藴哉余遁跡林下無用於世公不以卑鄙愛之重之每頌少陵之詩謂余曰用為

羲和天道平用為水土地為厚孰能當之政夫子自道也間嘗侍行省大臣左右僚屬咸在因論江左人物余正色首以公對衆愕然既信且疑嗚呼使貪婪闒茸者聞之未必不指為朋黨過稱而竊笑之矣雖然有卞氏而知荆山之寶有九方皐而知千里之才天機所到不獨湯文之識伊吕也蕭何拔韓信於諸將中劉豫州師孔明於草廬何世之人曾蕭劉之不若也向非信之篤而用之專則泜水之竒八伍之圖何由照耀後人況抱

殞非止於二子者耶知不知用不用天也世運安危之所關係也噫是固非庸流所能識也矣是固非庸流所能識也矣至正十二年春三月望日西蜀趙天澤再拜贈

乾隆御覽之寶


誠意伯文集卷二十